

战“疫”进行时

生命的方舟

何建明

会师”。他们的“帅将”是人们熟悉的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朱蕾、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必杰，还有卢洪洲、朱同玉教授带领的“方舟”团队，专家团队的组长是大名鼎鼎的张文宏教授。真正的上海战疫“梦之队”。

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摆在面前。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敌人，射出的子弹一定要快而准！“敌人”尚未进入“防区”，就要瞄准靶心——“老船长”卢洪洲与掌舵人朱同玉第一时间拨动了“方舟”的疫情防控齿轮——

2020年1月6日，“方舟”正式成立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的专项应急办公室。启动病毒研究实验室！中国最强的病原体诊断与鉴定团队——徐建国院士、张永振教授的队伍进入“舱位”。“我们将全力以赴揭开‘不明病毒’之谜！”

1月11日，团队在《病毒学组织》网站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声称该病毒与SARS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冠状病毒。

“不明病毒”终于露出真面目。同时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敌人”来者不善！

1月20日，上海首例病例确诊后，“方舟”第一时间切换到应急迎战模式。市卫健委调集的全市首批专家和医护人员，与陆续在各个发热门诊确诊的患者，一起聚集到位于金山区的“生命方舟”之上……

一场场与病毒抢夺生命的残酷战斗就此展开。

“平时大家在上海地盘上被人捧到了天上，这回拿不出硬气的本领，看你们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组长张文宏说话从来不留面子。

“是党员的别躲在后面，关键时刻跟我上！”张文宏眼睛盯着专家们毫不客气地说，“对了，胡必杰老师，你别躲到一边啊……”张文宏对着自己的老乡加好友胡必杰直愣愣喊了一声。

“我、我又不是党员……”胡必杰红着脸瓮声瓮气地回应道。

“别人可以不上，你胡老师不行！我们这个团队缺不得你！要是有一个医生护士染上了毛病，我就死磕你胡老师啊！”张文宏的嘴就是不饶人。

“哈哈……”全场都乐了。胡必杰更是满脸通红，喃喃道：“你看他这张嘴！”他跟张文宏平时就是一对“好哥们”，只是性格各异，一个是心直口快的“大喇叭”，一个是不愿多说一句废话的“闷葫芦”，但两人私下里很“铁”。

仗要打胜，但不要天天板着脸。张文宏这个专家团队就是这样气氛活跃、生龙活虎。但到了较劲的时候，个个冲得上去，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卢洪洲指着一间会议室对我说：“每逢重大病例和疫情变化的紧急关头，专家们都在这个房间里研究讨论问题，最终形成决策方案。可以说，这里是作战总指挥室。不管是张文宏还是胡必杰，或者我和朱同玉教授，都像像战场上冲锋的指挥官，一边指挥官兵，一边自己也端上机枪去杀敌！”

从第一个患者进来后，仗就没有停止过。卢洪洲已经两个多月没回过家了。一百多位各医院的专家大部分也是在年夜饭前后便进驻此地，以病房为家……可憎的病毒根本就没有留出时间让大家回家探望一下亲人、吃顿可口的饭菜。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看到一个又一个患者恢复健康，开心地走出医院，你就觉得我们有点伟大了！”卢洪洲笑着说。

王鹤是重症病房的医生。自2月6日一天头扎进重症病区后，这位年轻医生的神经绷得像上膛的子弹。“多数患者的病情变化真的太快了，你根本没时间去想其他事，就得死盯着。说不准什么时候病情就会突然恶化，让你与死神拼抢生命。两个月了，我已经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了。”参加工作以来，王鹤这还是头一回经历这样的考验，“确实跟打仗一样，而且常常打得很残酷……”

“我酷到什么份上？王鹤仰头想了一下，说：记得进驻医院当晚，就有一例从外院转来的确诊病例。那患者开始没有咳嗽和胸闷的症状，只是发烧了两三天。王鹤与同事们按照流程给患者做入院检查，结果一看影像、化验，惊得王鹤直冒冷汗：“这个病毒变化太快，快到它会在极短时间内使两叶好端端的肺片完全变白……”王鹤补充形容：“说病情急转直下，丝毫不夸张！”

“直接送重症病区！”王鹤和同事们连忙将患者的情况向专家组报告，治疗的意见立即下达。

又是一位患者病情急转直下。那时是凌晨2点。

“快伙！李欣医生，你们快过来帮忙——”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中山医院心外科体外循环专家李欣刚想眯一会儿，一阵紧急呼叫声将他惊醒。李欣立即带着两位同事，飞步冲进重症病房，给那位生命垂危的病人用上ECOM。等患者的病情稳定时，东方已露出晨曦。

“在重症病房、危重症病房，你必须24小时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马虎，可谓步步惊心、惊心步步！”呼吸内科专家陈宇清已经是第三次进驻“方舟”了，他感叹此次“战役”时间最长，打得最激烈。“我在重症、危重症病房，真正体会

到了什么叫‘忘我’。不管是专家，还是医生、护士，大家都清楚：病房就是阵地，就是战场，守住它，便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所以护士们平均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医生平均睡五个小时左右，10天换防一次，身边的战友眼看着一天天瘦下来……”

“你们快来！快点来抢救——”有一天深夜，瑞金医院的一位医生斜靠在椅子上高喊了这样一声梦话，从此同事们见了他就喊“快点”。

“快点有啥不好？我喜欢‘快点’！在这里不‘快点’，是会去命的！”这位医生幽默又认真地说。

“这里没有响亮的口号，只有与病毒死磕的争夺战！”刘继，“方舟”上唯一的麻醉医生，他是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2月10日，战“疫”紧急时刻，他临危受命来到“方舟”上，负责危重病人切插时的麻醉，一连战斗了40多天，顺利完成了每一例紧急麻醉手术。他这样理解自己的“战场表现”：“临战时，我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失误。虽然身穿防护服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但我必须确保每一个动作和环节百分之百成功，因为病人的生命有时就掌握在我的手指间和眼神里……”

四

尽管春风中还带着丝丝寒意，但上海的阳光仍然是暖融融的。瞧，以为再也不能与儿女团聚的84岁章老，在走出“方舟”那一刻，精神抖擞地想去拥抱这个春天！7岁的小旺仔在扑向母亲怀抱的那一刻，开心而天真地说：“妈妈，我在这里一点都不害怕，还长了好几斤肉！”母亲搂着儿子亲了又亲，叮嘱道：“要永远记住，是这里的医生阿姨和伯伯们救了你的命！”

“哈哈，胡老师火线入党了呀，好消息啊！”听说自己的老朋友胡必杰刚刚在党旗前宣誓过誓，张文宏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于是有人转过头来，打趣地问胡必杰教授，你当了30多年“名医”，怎么这回想起来入党了？胡教授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认真地说：经过了这场疫情的考验，我觉得自己人生的方向更明确了……

明确了啥？

“明确了今后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这个城市服务。”胡教授的话简短而真诚。说完，他又指指前方：几个从境外输入的新患者又来了，我得赶过去！

远远地，我看着我胡教授和几位医生护士脚步轻快地走进“方舟”……

在正午灿烂的阳光中，这艘“生命方舟”依然稳稳地、自信地挺立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风浪之中。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新冠病毒潜行荆楚 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驰援江城 刻不容缓 迅即行动 紧急集结的人群 背离家园 奔向同一个方向 作为 爸妈 儿女 姊妹 弟兄 来不及告别 眼神里含着凝重 到疫情一线去 到江城武汉去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响应党中央号召 打响了 战疫总体战 阻击战 人民战争

悄无声息人涌动 于无声处胜有声 举目相望 两座“神山”拔地而起 侧耳细听 16所方舱医院就地扩容 四面八方4万2千名白衣战士 步履匆匆 重任在肩 使命神圣 逆境中披星戴月 一路前行 他们躬身救治在重症患者床前 他们倚着墙角桌椅困乏间入梦 他们脸上深深的沟壑不掩芳容 啊，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伴着“九省通衢”回荡的钟声

奔腾不息的浩浩长江 烟波浩渺的大美东湖 拂去往日冲动与淡定 拳手致敬 击掌相迎

壮士断腕以锁钥 置于绝地而后生 口鼻方寸几层而纱筑起铜墙铁壁 护目镜下呵气中闪现坚定目光 防护服内层层汗湿浸透隐忍苦衷 呼吸机以自己的生命节奏 延伸人的生命历程

900多万英雄的武汉人民 76个日日夜夜 演绎了新版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长江有情长流泪 黄鹤楼风物人情 见证 风暴之眼白衣执甲的英雄

苦难中孕育希望 伤痛中迎接新生 全国一盘棋 一省包一市 召之即来 援鄂子弟兵 从中央到地方 从北方到南方 命运相连 心灵相通 目睹荧屏 全神贯注“暂停键”下江汉之城

武汉，新闻发布会上标示的 疫情箭头 走出拐点 一线拉平 凌晨 一声啼哭 又一个新生儿 呱呱坠地 那天 正值武汉解除“封城”禁令 夜暗中江汉关大楼迎来日升

抗疫战歌

千翁千一

啊，隔离痊愈的人们笑颜归来 社区义工快递小哥热饭相迎 左邻右舍招手致意领首送暖 敞开的门厅飘洒着缕缕春风

停运的动车一声长鸣 转动的机器复产复工 江城上空飘动朵朵白云 家校线上传递琅琅书声 吐绿的春芽带来一片生机 武大的樱花满枝盛放 北归的飞雁衔着歌鸣

春风又绿江南岸 梅花杉树成对影 天地清明人思念 慎终追远祭英灵 举国哀悼敬烈士 逝者安息寄哀情 一声警报长空鸣 江水呜咽山川哽

战“疫”正在继续 阻击仍在进行 严防输入 内防反弹 不容乐观 不允懈怠 中国的抗疫斗争 为各国赢得 防控“墙情” 难忘江汉危难时刻 友国人道相助 患难与共 应对全球疫情 大国担当 雪中送炭忙 天涯传温情

窗外嫩绿的树梢 风雨中摇曳 显示着生命的坚韧 大江南北一片翠绿 簇拥着 准时到来的春天 助阵抗疫 人民战争 初战告捷 阻击愈战愈勇 我们依旧秣马厉兵 直到抗疫战争彻底完胜

感谢有你

李建林

庚子春始，病毒肆虐，在扑面的阵阵春寒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温暖的身影、一张张热情的笑脸。或年过花甲，或青春稚嫩，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你们有着共同的心声：做点什么呢，以大爱、以忠诚，无需记住、无需回报、无需证明。

我深情地凝望，清晨早起的你，昨日的疲惫写在眉心，露珠晨曦里有你拉长的背影。来不及回应妻儿的问候，将父母的牵挂洒在匆匆赶路的行程上。今天要做点什么呢？一份萦绕心头的惦记，化作骑行路上悦耳的车铃。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豪言壮语，出征的号角已吹响。默默的回望，点一盏不灭的灯，送你出征。用一颗跃动的

的心，温暖整座城市。 我终于明白了，走出去、为的是力所能及地付出绵薄之力，表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心声。这一天，你又收获了“不少‘谢谢’，回复了更多‘没关系’。但正是这声‘没关系’，让你同这个世界建立了关系，焊接起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大爱真情。

感谢有你，是一个个你用“做点什么呢”的推己及人，点燃星星之火，送出光明和温暖，使我们的家园雾霾尽散，重回万里晴空。

感谢有你，给这座城市，给这个春天，注入了最温暖的力量。愿这份温暖，一直接力，永远传承……

父亲的目光

王玉芳

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信奉的是“棍头出孝子，娇养无义郎”的传统思想。他的严厉是为了让孩子建立孝敬父母、尊师重教、与人为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思想行为准则。这些人生态度，正是父亲用他那特有的严厉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这种严厉难道不是一种真爱吗？

他是一位存爱于心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很少与孩子们逗笑游玩，但总是用他的方式关爱着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家境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坚持让大哥上完了高中，让二哥哥学了一门技术，让二姐考取了中专，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90年代初，大姐家孩子多，困难多，自己又身患重病，常常无钱医治。每次大姐来我家，父亲总是把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悄悄塞给大姐。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4天后就得了破伤风，很长一段时间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许多邻里乡亲都说养不活了，劝父亲把我扔了，可父亲砸锅卖铁也坚持给我治疗，为此他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飞鸽自行车卖了。一次为了给我治病，他冒着瓢泼大雨骑车40多里去抓药，路上遭遇车祸，险些被汽车轧死。父亲不放弃一丝一毫的努力，最后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件事，从小到父亲对我却只字未提。上世纪80年代，我军校

毕业后，瞒着家里直接到边境前线参战见习，见习4个月期满后预定分配部队报到，该部队已开赴前线轮战，于是部队首长又确定我二次参战。当我回家向父母告别时，深明大义的父亲没有说一句拖后腿的话。送别的那一幕深深印刻在我心中，直到今天还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不爱孩子，只是有的外向奔放，有的内敛深沉。我父亲对子女的爱属于后一种，这种深沉难道不是一种无言的挚爱吗？

他是一位施爱于行的父亲。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到大，父亲基本上没有给我们讲过立身做人的道理，却以他的为人处世默默地影响着我们。青少年时代，父亲的亲人中有人因抽大烟导致家道败落，所以父亲一生拒绝烟酒，丝毫不沾。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一生不辍劳作。他总是起早贪黑，不下田耕种灌溉，就是四处打工挣钱，从来没有闲下来过。父亲是我们当地有名的泥瓦匠，乡亲们谁家修房盖屋请他帮忙，他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或宁肯不出去打工挣钱，也要去给乡亲们帮忙。行动是最好的引领。回顾我在部队的成长历程，父亲的志气、骨气、正气，父亲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不断校正着我的军旅之路。身教重于言教，这种感召难道不是一种大爱吗？

有人说：父爱如山。山，象征着坚韧、挺拔、刚强、伟岸，如山一样的父爱，是无声的、沉稳的，永远是心中一座可信、可爱的坚强靠山。25年过去了，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当我回头，总能看到父亲那坚定的身影和关切的目光，一直在目送着我前行。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孩子，这是为了国家的事，你去吧！”卧床多日的父亲一边说，一边吃力地从床上撑着起来送我。那年返回部队，我将要参加边境作战。父亲坚持从床上起来，拄着拐棍送我到巷子口。一路上，我拉着父亲那粗糙瘦削的手，却不敢看他。父亲依然沉默寡言，但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很不平静。临行前，我鼓起勇气抬头看了父亲一眼。对视的那一刻，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牵挂和不舍，但他马上把目光转开了。我的眼睛一阵酸涩，生怕父亲看见，扭头就走了。走出好远，我回过头看，一个小小的身影依然立在巷子口……从一个遥远的梦中醒来，我才发现自己眼角有泪。父亲去世已经整整25年了，尽管时光流逝，但是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他是一位寓爱于严的父亲。自打记事起，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总是不苟言笑。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性格内敛倔强，与子女们鲜有语言交流，教子往往靠“武力”。子女们哪一个与父母顶嘴、在学校不听老师话或者做出有违公德的行为，准得挨打。多年后，回想起父亲的严厉，我才由衷地理解了父亲。作



春之天涯(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821期